



书蠹艳异录

谢其章 著

书蠹艳异录

谢其章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蠹艳异录/谢其章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10
ISBN 978-7-101-06867-2

I. 书… II. 谢…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549 号

-
- | | |
|------|---|
| 书 名 | 书蠹艳异录 |
| 著 者 | 谢其章 |
| 责任编辑 | 李世文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10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6867-2 |
| 定 价 | 27.00 元 |
-

小言：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藏书家周越然说过一段话：“不论男女，不论贫富贵贱，到了花甲之年，总记得些关于一己的过去之事。倘然他们把那些记得的事情一一写出来，必然有不少动人之处。乞丐讨饭十年，必有他奇异的见闻。小贩挑担半世，也有他特别的经历。”（《六十回忆》）写出来容易，发表出来就不那么容易，出版自传似与大众更遥远。其实只要不必那么隆重其事，换个形式，化整为零，事情并不那么绝望。《老照片》杂志里的文章都可看作是人生回忆的片断，而且都是自身最难忘的人和事，作者多是很普通的人，大多是第一回发表文章，只要不拘泥从生到死的回忆录，个人的某些经历也会打动较多的人。在冷摊见过《入厨三十年》这书，共有十七集之多，作者是位大厨，写的就是一款

一款菜式的做法,但是这位大厨很会写,没有写成呆板的菜谱,聪明的他将生活的甜酸苦辣溶于厨艺的五味之中,如果大厨正模正样出自传,效果未必好过这本。回忆往事,打动自己容易,打动别人大不容易。两年来我摘抄了八年插队日记的前三年,陆续有发表,一边抄一边激动地不能自己,可有人看了说:“你写得真臭,这么短。”抄旧日记终究不能回到过去,我决定真正地回一趟离开了三十二年之久的插队之地,虽然当时身体不大适宜远行,还是去了。回来马上写了五千字的《还乡记》,——还能写更多。此次还乡,成了最让我动心的事,由此还悟出一个道理,文字比之照片的优势还在。除了怀旧,买旧书和写旧书是我二十年来须臾未离的另一件事情,这本新书想多几个角度,譬如拍卖,网络,博客,凡是近年我接触较多的与书有关的形式及资讯均收拢一些。周作人曾说:“我写序跋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长之文学论文集〉跋》)鲁迅对陶元庆说过“璇卿兄如作书面,不妨毫不切题,自行挥洒也”。我从小受的教育是不能够“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现在这个书蠢的“艳异录”,离题稍远,惟尚不至于有一万里那么远。

2008年11月4日写于老虎尾巴

目 录

小言：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1

第一分

我本无心做“张迷”…………… 3

唐弢早期书话…………… 19

邵洵美一个人的杂志画报史…………… 39

朱省斋与《古今》杂志…………… 49

金性尧经历的两本老杂志…………… 59

鲁迅日记中的梁得所…………… 66

北平何挹彭藏书记…………… 78

我们羞涩的藏书票文献竟都出自叶氏之手…………… 98

第二分

早期古旧书刊拍卖的记忆…………… 103

《域外小说集》拍卖亲闻亲历记	112
猎书须向拍卖场	121
古城书价	180
《好文章》作者小考	184
我的青春阅读史	201
民国《大戏考》入藏记	224
《宇宙风乙刊》之旧题记	231
《谈风》杂志装订小记	236
老树阅人多	238
后记	244

第一分

我本无心做“张迷”

六十几年前，一个聪明的男人说了一句话：“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二十年前，我做了一项统计工作，把家藏旧刊中老向（王向辰）和张爱玲的作品名目一一抄在本子上，老向今天仍是寂寂无名，张爱玲却名满天下，我的工作没算全白干，至少为今日的工作打了基础。二十几年前，台湾的超级“张迷”唐文标先生将他收集到的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包括张爱玲的照片，张爱玲画的插图、扉页、漫画、书籍封面，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刊头及发表过张爱玲作品的各杂志的封面及目录页，汇总原样影印，印成一册 16 开本 383 页厚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我对此书想念殷切，曾托台湾友人代为寻觅，被

告之非正式出版物已极难寻获，慢慢也就死了心。物极必反，心死了，机会倒来了。2003年春北京大疫，人与人直接交往的场合能避的大都避了，旧书摊旧书店自不能免，此时网络旧书交易应运而生，足不出户，只需点击鼠标，出价比别人高，便可竞拍到你想要的书，《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就是这么得来全不费功夫。书到手，比想象的差很多，图片多为复印件，且复印的质量不佳，模糊，歪歪扭扭，现在任何一种摄取图片的手段都会超过它。所谓“大全集”，其实都是全不了的，但是唐文标为此付出的精力（唐引清人诗句“赤手屠鲸千载事，白头归佛一生心”自况）无人可及。最近查到一条资料，在台北有“张迷”疯狂竞投此书，初始价是450元台币，很快就飙升到5000元台币。最后的得标价是10300元台币。我如今所藏张爱玲作品首发刊物已不少于当年的唐文标，所以也想弄本类似大全集的书，最初知道我有这想法的是止庵先生，我们私底下有个“代号”，管这书叫“张爱玲资料小全集”。张爱玲一个人的作品发表史或即是另一个人的收藏史。这就说清楚了我要干的这件事的框架，即，张爱玲作品的初发刊作为张爱玲“一个人的杂志史”，“另一个人的收藏史”就是我的搜求历程。这里只谈1949年之前的张爱玲。

1949年前刊载张爱玲文字的十余种杂志的基本资料是：

《西风》，1936年9月—1949年5月，总出118期，主编黄嘉德、黄嘉音。

《紫罗兰》，1943年4月—1945年3月，总出18期，主编周瘦鹃。

《杂志》，1938年5月—1945年8月，总出15卷5期，主编先后为吕怀成、吴诚之。

《万象》，1941年7月—1945年6月，总出4卷7期，另一期“号外”，主编先后为陈蝶衣、柯灵。

《飘》，1944年10月—1944年11月，总出2期，主编邵光定。

《天地》，1943年10月—1945年6月，总出21期，主编冯和仪（苏青）。

《古今》，1942年3月—1944年10月，总出57期，主编朱朴。

《语林》，1944年12月—1945年6月，总出5期，主编钱公侠。

《新东方》，1940年3月—1944年12月，总出10卷6期，新东方社编辑。

《小天地》，1944年8月—1945年5月，总出5期，主编周班公。

《苦竹》，1944年10月—1945年3月，总出3期，主编胡兰成。

《太平洋周报》，1942年1月—1944年3月，总出102期，主编方昌浩。

《春秋》，1943年8月—1949年3月，总出6卷4期，主编陈蝶衣。

《大家》，1947年4月—1947年6月，总出3期，主编唐云旌。

张爱玲说过：“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张爱玲的第一本书《传奇》也是杂志社帮忙出版的。

关于张爱玲，我不大乐意那些个没完没了的“评论派”，像评论鲁迅那样“掘地三尺”地挖出张爱玲的“创作思想根源”。我喜欢唐文标那样的“资料派”兼而发点议论。唐文标说：“但我个人仍希望能有一天，把我手头收集的各式各样的、未为张爱玲先生以前结集问世的散稿图片，全部影印出来。这件‘好玩的事’虽然暂时不在远景出版计划之中，但总

认为可以一试的。我喜欢全部影印，一方面为了存其真，这些文字未经修改的真迹；另一方面我也偏爱一些‘原拓本’，可能本来清朝人穿他们自己的衣服才像样。”这么“好玩的事”，肯定属于极少数人的偏嗜，已经有人说过“……搜索张爱玲散逸的旧作重刊，并且在前面慎重其事，而又无限欣喜地附上一小段文字，说明寻获经过”这样调侃的话。“张迷”中有多少喜欢“原拓本”的爱好者，不好说，反正邵迎建先生这样的超级“张迷”也承认：“我虽然以张爱玲为题写出了硕士论文，但在资料方面并没有什么突破，所以在北京查资料时，也只注意大学和研究机关的最新论文，没有在找老杂志方面下功夫。”

我是一个杂志癖者，二十年前开始如痴如狂地搜求1949年前之旧杂志，那时候并不知道张爱玲如何了不得，只是因为沦陷时期京沪两地所出杂志皆在网罗目标之内，倒是“无心插柳”地搜获到不少首刊有张爱玲作品的原版杂志，等到有目的地找寻张爱玲的初发刊时，却极少有所得了，偶有所获，价钱亦辣手摧花，迹近乘人之危。《紫罗兰》本来就一鸳蝴派小杂志，只因有了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而名声大噪。我曾于北京西单一旧书店见一全份（18期）《紫

刊，标价竟达 6000 元，我是此店的老主顾，可享八折待遇，八折的话是 4800 元，还是贵。在“为了张爱玲而下狠心买”与“嫌这两炉香太贵而不买”之间犹犹豫豫过了好几年，地处灯红酒绿闹市区的这家旧书店的《紫》刊倒还未售出（于此可知，为了张爱玲而赴汤蹈火如我者，没有），但价钱又调高至 9000 元，哀莫大于心死，彻底与《紫罗兰》告别吧。整份《紫罗兰》买不起（这就是我的不是了——凡有张爱玲文字的杂志必求整套无阙不可），还有一路可走，《沉香屑》于《紫》刊 2 至 6 期连载，周瘦鹃大发“深喜之”感慨的“写在紫罗兰前头”在第 2 期（还没有哪一位编辑像周瘦鹃这样为无名的张爱玲说了这么多美好的话。柯灵的好话是事过境迁以后说的）。搜罗到这几期的《紫》刊，也该算收齐了张爱玲的《沉香屑》。思路为之一变，机会随之而来，我只用了前述价格的八分之一就圆了沉香梦。收书之日，我写了一张纸条夹在第 2 期的《紫罗兰》里——“含混着上海里弄阁楼霉潮气味的紫罗兰已全无一点花的芬芳”。

某年于古旧书刊拍卖会上以 495 元拍得《新世纪》杂志 1 至 4 期全份（1945 年 4 月—1945 年 7 月，上海新世纪月刊社），创刊号“编辑室杂谈”云：“张爱玲小姐的文章早已脍炙

人口，本期因发稿时间关系，来不及送来，下期想必能拨冗为本刊撰稿的。”看到这，当下心中大喜，赶忙翻检后三期，可从未听说张爱玲在《新世纪》上写过东西呀，说不定能发现一佚文呢。忙乎了一阵，一篇篇细查，哪里有张小姐半个字的踪影。张爱玲当年炙手可热，想邀她的稿的大有人在，但张爱玲绝非有求必应，——哪怕用一篇不成样的文字搪塞一下，所以《新世纪》终于让我失望。张爱玲只红了两三年，那两三年的光景她的文字也只集中在上海滩，至多南京有那么几篇，北方沦陷区的刊物至今未发现张爱玲的一字一句。近年甚嚣尘上的所谓“南玲北梅”，只是后人的凭空想象（可悲的是，当事人之一竟欣然接受了这项荣冠，并作出了《“北梅”写给“南玲”的话》这样的文章）。当年占领者实施“南北分治”，由京沪两个小书店（“马德增书店”只是东安市场旧书铺里的一家小书铺，而所谓“宇宙风书店”，上海当时就没这家书店）联合发起评选“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活动，殊不可信。

翻查旧杂志比翻旧报纸容易得多，如初刊《银宫就学记》的《太平洋周报》（发表时，错印为“银宫求学记”），似只有陈子善先生提过一句，连专业人士也不知道上海那时还有这么

个杂志。政论性时事性杂志往往不被重视，而这些杂志设置的文艺栏目往往隐藏着你不觅不获的名作家的佚作。我买《太平洋周报》时，心里已先有了寻找张爱玲文字的念头。当时在报国寺内一书摊见到一沓《太平洋周报》，乃沦陷时期上海所出杂志，第六感觉里面可能有张的文章，现场不能翻得太细，以免被卖家窥去了心思，略一议价，全份买下。回家灯下细细翻查，果然被我翻出张爱玲所作《银宫就学记》，代价不菲，心疼钱花多了，五十几期只此一篇有老张。

最早入藏的是《万象》。旧书店柜台里捆好的一捆，每册书顶部都刷着红色，防霉还是防虫？专业术语称之为“色边”。彼时我正热衷搜罗这种开本小巧玲珑的海派都市风杂志，见到《万象》当然十分中意。请求了好几回，人家不卖给我，说是给山东某图书馆留的。后来那家图书馆很久不来取货，旧书店管事的见我实在心诚，终于做主卖给我了，价 850 元，完整的一套，还带着那册莫名其妙的“万象号外”。以后《万象》的行情逐年看涨，见到最贵的一次是标价 7 万元，还是合订本，不像我存的那套是未曾切边的散册，但是也卖出去了，这可不是礼品书那样的高定价低折扣。据店员讲是 4 万元卖给海外，这种杂志没有限制出境的规定。《万象》和